

《诗漫注》

鬼王托梦

唐三藏躲在俗世的观念的小屋中，念着不能成就的经。孙悟空劝他不要念这非大乘经典了，他还是觉得舍不下的要温习温习。他念的什么经？乃是《梁皇水忏》，《孔雀真经》。

孔雀经内容其实是一个寓言故事，说北方有一个国度，供奉外族人引种来的乌鸦，然后这里就乌鸦遮天蔽日的、乌烟瘴气的。后来有人又引进来了孔雀，人们跟乌鸦一对比，才发现乌鸦简直是一坨屎，于是乌鸦就从宠物变成了垃圾，最终消失了。乌鸦就是比喻的旁门左道各种世俗学说和观念，这些的世俗观念对修行不但无益、反而有害。三藏他这时候，就是满脑子的世俗观念、贪嗔痴，自念却难自知。《梁皇水忏》，当然是劝善之文，

但是根本就不是经，一个百姓念念当然很好，你一个修行人念他何用啊？

所以孙悟空非常不理解三藏的愚痴，行者道：“师父差了。你自幼出家，做了和尚，小时的经文，那本不熟？却又领了唐王旨意，上西天见佛，求取大乘真典。如今功未完成，佛未得见，经未曾取，你念的是那卷经儿？”

修行呀，真是坎坷多，这三藏，明白一个道理，又糊涂了；再明白一个道理，忽然又糊涂了……

你看看《梁皇水忏》的内容，就知道三藏为何把俗世伦理道德与专业修炼给混为一谈了，这是他混淆不清思想的一个来源。然而，那《孔雀真经》中的寓言故事，明明又刺耳刺目的讲述着乌鸦与孔雀的天差地别，俗世之鸟，怎么能跟佛国圣鸟比。

《梁皇水忏》超级长、六七万字呢，这三藏也是兴致高昂，念念就四五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一口气读到凌晨四五

点钟，放下经卷要躺下。再过一会儿天就要亮，眼看他还一点没有困倦的意思，护法神灵们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赶紧弄一阵风来，把他的脑袋给吹得糊糊的，眼皮发涩要他睡觉了。

好风，真个那——

淅淅潇潇，飘飘荡荡。

淅淅潇潇飞落叶，飘飘荡荡卷浮云。

满天星斗皆昏昧，遍地尘沙尽洒纷。

一阵家猛，一阵家纯。

纯时松竹敲清韵，猛处江湖波浪浑。

刮得那

山鸟难栖声哽哽，海鱼不定跳喷喷。

东西馆阁门窗脱，前后房廊神鬼仓。

佛殿花瓶吹墮地，琉璃摇落慧灯昏。

香炉尚倒香灰迸，烛架歪斜烛焰横。

幢幡宝盖都摇拆，钟鼓楼台撼动根。

然后后面的故事就有趣了，这个刚刚念叨叨要超度亡灵冤魂的大和尚，眼看见一个水淋淋的人站在那里哭啼啼喊他的模样，就紧张得要死，心里哆哆嗦嗦、面上强作镇定、跟那怪人说的话里面又十分分明的透露着怯意。

三藏说，如你是鬼魅魍魉还是神神鬼鬼的话，可不要吓唬我呀，你要是吓唬人你是找错了人，因为我不是那贪欲贪嗔的人。你看他话儿问题在哪里？他的思想里，他认为自己心里的贪嗔痴，鬼怪们是看不见的，是会搞错的、会冤枉他这个大大的好人的。

然后他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是谁，马上就开始介绍自己的光明正大之身世：啊我是奉命东土大唐皇帝的旨意的、是上西天拜佛求经的、是有降龙伏虎之高徒的，天地人、

水陆空都是有我的后台的。要是敢动我，下场是碎尸粉骨的。

说着说着，他自己胆气居然也大了，说话开始居高临下起来，“此是我大慈悲之意，方便之心。你趁早儿潜身远遁，莫上我的禅门来。”

按照三藏的预想效果，这番话说完，那怪人就应该知难而退了。却不成想那怪人不但一点怯意都没有，反而真的上了他的禅门，倚定了他的禅堂大门。

那人倚定禅堂之后，幽幽的回道：“师父，我不是妖魔鬼怪，亦不是魍魉邪神。”

三藏这番言语的错误交锋，露了败招。败招是怎么出的？是他一开始就心慌了，慌乱中不知道冷静的先观察一下，而是瞥了一眼，匆忙间只知道那人是男的、是湿淋淋的、说话中带着哭腔。说不好听的，也就是那么 N 分之一秒

的一瞥下在心头留下的一个影子。然后就根据固有的低俗观念开始信口胡诌起来。

俗话说，乱拳打死老师傅，这是俗人中的揪斗痴缠。可是在修行问题上，你一闪念的错误，就露出来败相来，如果真的是妖魔鬼怪，那然后就在转瞬之间就被击败了。修行人得记住，遇到疑惑，宁肯不出招，也不要乱出招。

人家都说出来了自己不是鬼魅之徒，三藏还在那里紧巴巴的疑虑：“你既不是此类，却深夜来此何为？”三藏这时候还这么问，您肯定会意识到，他到这时候，脸蛋儿都别过去了，眼睛都没敢正视人家、甚至连第二眼都不敢看。

这样那谈话还怎么继续下去呀！那人无奈了，只好央求三藏师父，哎呀，师父，您就舍眼瞧我一下吧！三藏这才敢转过眼来，呀！果然不是怪物是人物，人家明摆着一副君王打扮。

头戴一顶冲天冠，腰束一条碧玉带，
身穿一领飞龙舞凤赭黄袍，
足踏一双云头绣口无忧履，
手执一柄列斗罗星白玉圭。
面如东岳长生帝，形似文昌开化君。

摆正眼光和心态，这话题就转入正题了。跟这君王边听边聊的过程中，三藏也恢复了他应有的尊严。尊严是内在的，敌人也是内在的。当你面对自我敌人、打算奋起抵御的时候，真正的尊严就开始在内心升起。然而真正的武力，必须以强悍的内敛、守规矩做支撑，不然就沦为无良暴徒或胡乱出拳的傻子，从而殃及无辜，最终也害了自己。

中国人，现在正处在完全没有尊严的时代，我们将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怎么样的世界，那全在于我们自

己的开创。我们的先人、祖祖辈辈的中国人，从洪荒蛮夷的废墟中一步一步的创立了中华文明。可是现在的我们，丧失殆尽、一无所有，现在社会正是一片废墟，物质表象的华盖下，尽是满目疮痍。如果说要重拾尊严，现在不就是跟最初先人们一样的荒芜时代。如果你，希望我们文明的血脉延续，愿意给孩子们给后人留下尊严，就请探寻自家的文明吧，回归自家的传统。

那人道：“师父啊，我这里五年前，天年干旱，草子不生，民皆饥死，甚是伤情。”邦国有难，为君有罪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立国理念、一个以自省、以承担责任为核心的理念。因此三藏听闻他乌鸡国大旱，马上就意识到这君王可能犯了什么大错。三藏闻言，点头叹道：

“陛下啊，古人云：国正天心顺。想必是你不慈恤万民。既遭荒歉，怎么就躲离城郭？且去开了仓库，赈济黎民；悔过前非，重兴今善，放赦了那枉法冤人；自然天心和合，雨顺风调。”

三藏这番话，是比开始时候的那番吓唬人的宏论进步了许多，而且说得堂堂正正的。但是，悔罪自省的事情，实乃是一个反观自省的技术活，哪有这么千篇一律的形式，就得那千篇一律的好结果、好收成嘛！这种自省的内核是真正的反思到自己错误行为的根源、所起因的那个错误思想观念，不是你这种自责行为所能全部代表的呀。你自省了、返观内照了，就得让你过关了？不可能！不肯面对自己真正错误的话，那只是走形式的敷衍了事。三藏不曾实际的经受过这种迷障的历练，所以也就毫不奇怪的听到了国王下面的否定说法：“我国中仓廩空虚，钱粮尽绝。文武两班停俸禄，寡人膳食亦无荤。仿效禹王治水，与万民同受甘苦，沐浴斋戒，昼夜焚香祈祷。如此三年，只干得河枯井涸。”

三藏一听这话，就顿然对自省没了信心，答不上话来。正自疑惑间，那国王又滔滔不绝的继续了下去：“正都在危急之处，忽然钟南山来了一个全真，能呼风唤雨、点石成金。先见我文武多官，后来见朕，当即请他登坛祈祷，果然有应，只见令牌响处，顷刻间大雨滂沱。寡人只望三尺雨足矣，他说久旱不能润泽，又多下了二寸。朕见他如此尚义，就与他八拜为交，以兄弟称之。”

国王这一番柳暗花明的转折，在无意中打击了三藏的自省信心之后，顿然又勾起了茫然的三藏的仰赖之心，他把那全真说得神通又仗义，让三藏钦羨不已，乱了方寸。浑然不觉中，就又脱口而出浑话来，三藏道：“此陛下万千之喜也。……那全真既有这等本事，若要雨时，就教他下雨；若要金时，就教他点金。”

你看这三藏，一个亡人都足以让他方向感迷失、心情跌宕起伏、不由自主，你就知道，这国王的出现跟他的修行有着多么深层的关联了……

国王的华丽衣着、国王的求风得风、求雨得雨，让三藏忽然间就迷失了，迷失在他自己曾经辉煌的身世中、与心中隐藏的对世俗权势的倾慕。浑然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远比世俗帝王高贵的修行人。于是瞬间他就“忘我”了，真的迷失了自己。

然后，那国王往下说的故事，完全偏离了他的预期，却完全符合了他的心境。国王说到，自己与那神通广大的道士结交为兄弟，并且一起吃饭、一起享受帝王待遇。但是最终却被那道人推到井里淹死。

国王的下场，当然是脱离三藏的线性推理公式的。因为道人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就与修道人结为兄弟、这种事情就够离谱的了。哪有真正修道人会跟人结拜兄弟的？修行人都是因为出离尘世、高于尘世才获得神通大能，回到世间施展神通也不是为了获取个人名声，他们结交凡人也不会跟凡人结下凡世的恩怨牵扯。从后面的故事

中，我们也知道，并且那国王，好歹也是个修行人，好歹也是修得几乎就要成就罗汉金身的了，怎么会做下这种添乱的事？

就从他俗世的国王身份层面讲，国王就是国王，君君臣臣，君王必须恪守王道，怎么能把自己的帝王之权柄，给自己的结义兄弟分享呢？这就叫君不君，那么自然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偏离了君王之道。

偏离了君王之道，自然就不配坐君王的位子。后来被那道人谋害、推落井中，纵然不是文殊菩萨安排的难，也实在是咎由自取。

什么是修行，修行也是一种成王成圣之道。修行所成就的圣王，不是俗世的君王所能比的，比他们高贵。可是俗世的君王，是按照上面的圣王之道的规仪推演下来的，形式上、结构上大致相似，本质也相似。以修行人的身份，不可向世俗任何人行大礼，只可向上师行大礼。这

一方面是修行人的尊严，一方面是修行人的王道，上王可以跟下界王客气、作个揖什么的，却不可行大礼。

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，从来都不向人世间的帝王将相行礼。孙悟空甚至对天上的帝王将相也同样作揖拱手不叩头行大礼。观世音菩萨遇见下界的玉皇大帝，也是行普通见面礼。这是尊重人家地位的意思。

是不是觉得文殊菩萨忒小气：啊，你贵为菩萨，被这国王给泡了三日，就要人家在井里泡三年做惩罚？

可是，你看故事是怎样的，文殊菩萨如是说：“你不知道。当初这乌鸡国王，好善斋僧，佛差我来度他归西，早证金身罗汉。因是不可原身相见，变做一种凡僧，问他化些斋供。被吾几句言语相难，他不识我是个好人，把我一条绳捆了，送在那御水河中，浸了我三日三夜。多亏六甲金身救我归西，奏与如来，如来将此怪令到此处推他下井，浸他三年，以报吾三日水灾之恨。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”

是呀，你冒犯国王，国王让你死你不得不死，对不对？当然不对。这种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怪胎理论，是后世的，不是历史上原有的，刑罚有刑律，哪能就由着国王拍脑袋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在那年代，修行人不适用普通人的刑律的，修行人有更严格的修行框框和戒律给管着呢。并且，在历史上，一般情况下，人们对修行人是普遍尊重的，不会去欺负修行人。

真正的修行人，身比国大，你害死一个修行人，真是就要承受灭国的惩罚的。更何况，这修行人是来拯救你、带你获得永恒解脱的人，你恩将仇报的罪不算，可是你谋害救你的人、你不是自己求死是甚？罚你三年的水浸，还真是一点微不足道的示意性惩戒了。

并且，你再拿这国王，跟唐太宗、跟萧衍比一比，就知道他的君王素养有多差了。人家一样是遇到的凡僧、甚至是形像更差劲的疥癞僧，而且那疥癞僧说话更傲慢，可是你看人家的反应和心态？人家是完全不看外表、人

家看的是实质。人家客客气气的对待这似乎有真本事的疥癩僧人，不但维护了对方的尊严，也因为自己的礼貌和涵养，真正维护了自己的尊严，堪为后世楷模。

是，或许您也自然的从唐太宗、疥癩僧，想到了当时的玄奘师父。他当时也是表现的蛮有涵养。可是什么时候开始，他渐渐的失却了这种涵养和尊严？

不管他什么时候失去的，反正是现在他是没有了。所以就遇到了这同样偏离了王道圣道的乌鸡国国王。

因为那国王，必须跟文殊菩萨到了如来佛那里，如来佛亲自给他罗汉之金身，他才算完全圆满。可是就因为这个看似不大的错误、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国王惩罚一个人算什么嘛。其实这个错误是要命的。所以，他金身没有得到，人身也失去了。这两脚踩空的结果，就是只剩下一缕阴魂。说他可怜也可怜，不过实在是他自己选择的。

而三藏一直以来对孙悟空的种种嫌弃，也让他走到了这地步。让他自己的本尊意识，让位给了凡俗的嫌恶之心、清高之情、和那种不知死活的窝里斗、窝里横倾向。窝里横，是现在一些中国人中最突出的一个人格特点，对外耍怂蛋、对内耍混蛋，一种极其扭曲的“外柔内刚”。

说到义，是不是有朋友，就想起了三国演义、刘关张桃园结义？义薄云天、荡气回肠，是不是？可是你看那刘备，成也义、败也义。他们的兄弟义气，如果他不想有大作为，那么他们的义就是维系关系的纽带，而当他一步一步的做大，对两个兄弟还是往日一样一味的义气当先，经常背离法纪、却不能合理赏罚。最终，却是义的纽带，把他的事业给败了，把他们三个一个一个的送上了黄泉路。义，成了王道的罗网。

反观那曹操，他是另一种义的极端。他不像刘关张这样个人关系与事业混为一谈，以严明的法纪、合理赏罚、注重百姓生息，用规则来体现的出来的义。

刘备与曹操，是两个对比的极端，最终，都未能长久，都被历史了结。可笑的是，这国王，人家菩萨派青毛狮子来惩罚他，却还让那青毛狮子勤

勤恳的为他表演了三年如何当一个正直的国王、勤勉的亲民的自律的国王，

让他都看得见、让他有机会反思，他却恨恨的恨了人家三年！

更堪笑的是三藏，一个真国王的教训摆给了他，他来不及反思，一个假国王摆给了他，他还是来不及反思。一直到最后谜底揭穿了，估计他才有所思悟。

方才还在信心满满的念诵超度鬼魂亡灵的梁皇宝忏、立志要解脱天下苍生的三藏，猛然间发现正在跟自己说话的真的就是一个鬼魂的时候，他却给唬得筋力酥软，毛骨耸然。方才的宏伟志向瞬间就变作了乌有。

然后就在吓得没了退路的时候，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，忽然就开始跟这死去的国王抬起杠来，挑人家刺儿。

人家说被道士害死了，他说人家的话不在理，你文武家眷怎么不找你？国王说是妖道变作自己模样了。三藏又说人家太懦弱。国王说那妖怪门道广、自己投告无门。然后三藏马上说人家没本事阴间告状、啊你来找我阳间人作甚。国王说是被夜游神专程送来喊冤求助的。三藏就忽然觉得自己高大起来，随口应承自家徒弟有本事。可是他一转念，又推托了，借口是万一被官方抓捕风险大。

人家都说了，是他三藏的护法神灵放行的，是夜游神专程送来喊冤的，三藏师父还是满腹的狐疑、满心的推托。您说他这姿态，能超度几个亡灵呀！送上门来专程求解脱、求超度的鬼魂他都东躲西藏、满嘴跑火车的想要拒之门外，真不知道他到底想解救什么样的亡魂。

可是那国王把三藏退路给封死了：“我朝中还有人哩。”这没了退路的三藏，思想上又开始了信马由缰的胡思乱想。人家话还没说话，他就抢了人家话头、接起了人家话把儿，马上认定了人家朝中的人“想必是一代亲王侍长，发付何处镇守去了？”国王说：“不是；我本宫有个太子，是我亲生的储君。”他马上又抢走人家话头：“那太子想必被妖魔贬了？”

这个三藏师父，这时候怎么都不肯听人家把话说完，一个劲儿的打岔、一个劲儿的质疑。其实人家是有备而来，金厢白玉珪信物、托梦告知方案什么的，早都准备妥当了，根本用不着他动这么多脑筋。作为一名很有涵养修为的圣僧，这时候的他如此的沉不住气，胡乱出招，一反常态啊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到了这一步，实在是怎么脚底抹油都溜不开了，三藏除了答应还只能答应。可是他答应也不是一口应承，却是说得含糊其辞：“也罢，等我留下，着徒弟与你处置。”

最后人家走了，他也没有明确说答应，只是点点头说：
“你去罢。”

这难缠死鬼终于走了，这时候心慌意乱的三藏不由得心头一松，然后一脚踏空……又是一个南柯惊梦。

三藏梦里面，说得都是心头大实话，都是平日里不肯敞亮说的话。你看他这推来推去的态度，连送上门来的功德都不肯取，还在那里算来算去的，生怕自己沾什么麻烦、惹什么风险。

（选自《西游记》《西游漫注》绘图 陈惠冠）